

zhong xi wen hua
xin ren shi

中西文化新认识

马勇 公婷 等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西文化新认识

马 勇 公 婷 等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士强

责任校对 陆宏光

中西文化新认识

马勇 公婷等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 / 32 印张 8.25 字数 210,000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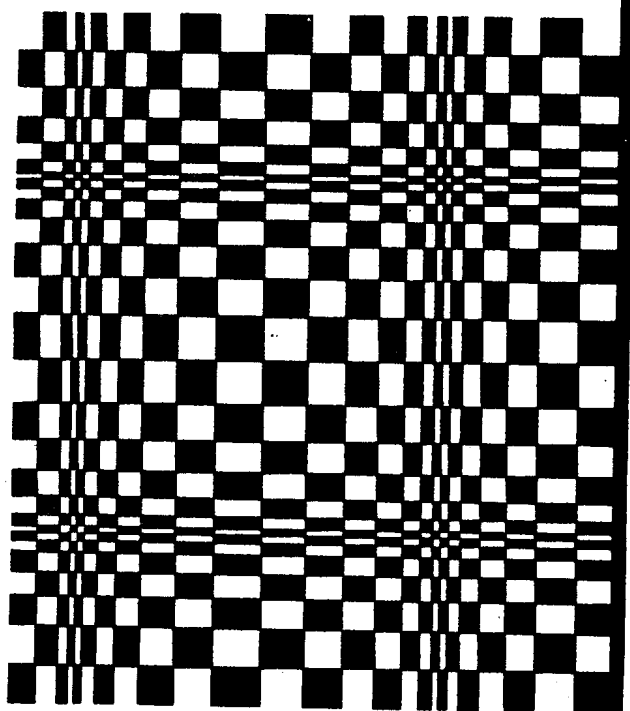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

ISBN7-309-00065-9 / K · 02

定价: 2.60 元

复旦大学研究生论文集

田冬城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目 录

人类究竟是怎样理解语言的?

- 略论“深层结构”.....申小龙(1)
-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理论及其哲学性质.....黄 勇(17)
- 试论斯丹达尔文学创作中的“二十世纪意识”
及其方法论意义.....韦遨宇(30)
- 简析奥斯本戏剧中的“反叛者”形象.....谈 放(46)
- 海德格尔论人的境况与自由.....朱晓权(59)
- 梅洛·庞蒂与三个H.....汪堂家(69)
- “群舒”考论.....胡阿祥(84)
- 儒学独尊原因探析.....马 勇(98)
- 论魏晋六朝杂传的传记文学成就与意义.....李祥年(116)
- 《隋书·地理志》中原风俗文化史料辨正.....卢 云(128)
- 试论元末东吴一带文人的隐居.....孙小力(142)
- 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杜荣根(155)
- 风人慷慨赋同仇
——近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简论.....曹 旭 黄 刚(173)
- 近代爱国志士陈玉澍.....陈建华(186)
- 略论王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李天纲(196)
- 论洋务运动中的海防建设.....袁礼华(212)
- 《天演论》简析.....张荣华(225)
- 试论辛亥革命前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吴义雄(235)
- 编后记.....(255)

人类究竟是怎么理解语言的？

——略论“深层结构”

中文系 申小龙

“深层结构”的建立

本世纪初，语言研究在观点上、方法上酝酿着重大的转变。针对历史比较法忽略语言系统整体性的缺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以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为基础，企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一套从语音到句子的完整的研究、分析方法。他们建立的音位学和语言分析的具体程序，都在新的探索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为更完善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基础。但他们对语言本质作了歪曲的、形式主义的理解。布龙菲尔德在《语言》一书中把语言看作是语言符号所引起的人的行为的反应，把思维看作是具有潜在的筋肉系统的语言，否认了语言交流的心理因素，否认了意识的实在性。在这种行为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他们感到语言的意义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它要取决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处的环境、心理状态，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等等。人类现有的知识很难将它们系统化。只有形式，即分布关系才是可以捉摸的。于是，在他们的语言分析程序中分布决定一切。这种把意义看得过于空泛而又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观点走到极端就只有避开意义了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它使一些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变得很复杂，而对一些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的结构又无法区别。

五十年代初期,语言学跟心理学、数学、逻辑学、通讯工程等学科的联系日渐增多。语言实体的空间全方向关系渐渐显示出朦胧的网络。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陷入了窘境,引起了语言哲学家们的抱怨。就在这时候,乔姆斯基以理性主义的旗帜相号召,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他认为:

人类具有识别语言结构内部构造的能力 结构主义对语言行为作经验的分类和分析,这就忽视了更为根本的方面,即语言能力。一个说英语的本族人凭直觉就能判断 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 occurred at dawn 是歧义的。它既可以表示猎人放枪,也可以表示枪击猎人。而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却对此无能为力。人的语言能力不是由经验积累起来的,而是天赋的(Innate)。经验不过是刺激这种天赋能力,使之现实化的条件而已。语言行为并不是语言能力的直接反映。因此,“试图建立直接描写所观察到的语言行为的语法是荒谬的,”⁽¹⁾“一种语言的语法的目的是要对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天赋能力作出描述。”⁽²⁾

人类具有无限生成句子的能力 语言的能力既然不是后天通过经验获得的,那么语言的现象本质上就不是一种学习活动,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它为确定地表达许多思想和对新环境的不确定的序列作出相应的反应提供手段。人类大脑具有无限生成句子的能力。语言学家应揭示这种生成性,对语言无限多的句子作出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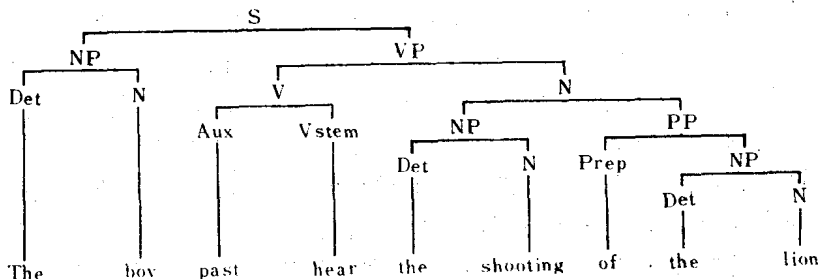
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 语言的天赋能力自发地创造出合乎理性的规则,因而这些规则就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应该建立普遍的语法来研究一切语言中共同的东西。“普遍语法提供语言用法的创造方面,表现深层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由于是普通的,就为特殊语法本身所省略。”⁽³⁾因此,一种语言的语法,只有补充了普遍语法才是充分考虑到了说话人、听话人的能力。乔姆斯基认为这个问题传统语言学理论就已经提出,而未解决。只是最近三十年数

学研究的发展,对语言用有限的方法,作无限的用途的创造性的清晰陈述才成为可能。美国心理语言学家通过一系列实验也证明了语言的普遍性。他们发现,掌握两种语言的人的语言信息可以不按语言特征,而按语义特征组织到一起。另外,儿童语言中存在许多语言间的对应关系,尽管他们个人的才能、语言和文化各不相同。

基于对语言的内在性、生成性、普遍性的认识,乔姆斯基提出了句子具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设想。它标志着当代语法学在语义理论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作为这次突破的理论准备,语言学家卡茨和福特在六十年代初就曾提出,语义理论的目标就是描写和解释讲话人确定多义、同义和怪义的能力,以及标记在讲话人这一能力中起着某种作用的其他语义性质;而负责解释这种能力的是两个相互之间有一定关联的部分:词典和投射规则。句子解释的第一步是把词项从词典中提出,渗入句法部分生成的短语标记,然后从结构树的底层开始应用投射规则,合并相邻节点的意义以确定上面一个支配节点的意义,由低到高,最后得出全句的意义。与此同时,卡茨和波斯特又提出著名的假说,认为转换规则不改变意义;投射规则所需的一切信息都已在底层出现。这些崭新的原则和方法被纳入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学说之中,同生成语法学语言观的变革发生了密切联系。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就是要深入语言的本质,具有对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天赋能力作出描述的“洞察力”。而语言现象在本质上作为一种创造活动,它的规律既不存在于语言所反映的对象的规律性中,也不存在于社会交往的关系中,而是潜在于我们心中,我们的思想里面。语言的天赋能力自发地创造出合乎理性的规则,因而这些规则就具有普遍的必然性。这才是句法结构规则的本质。乔姆斯基把这种潜在思想深处的合乎理性的句法规则叫做“深层结构”,与之相应的是作为言语现实的句子表层结构。句子的生成过程表述为两个

连续的阶段的过程模式。句法描写分析为两个主要层次上的结构描写。两者的关系是：深层结构决定句子的意义，表层结构决定句子的形式，表层结构是由深层结构转换而生的。深层结构高度抽象化和形式化。它要求有很高的解释力，能预言哪些成分可以出现，哪些结构是可能的，能够说明表层结构里说明不了的语义上的差别。理解句子依靠理解深层结构以及赖以生成句子的转换方法。语言生成的过程，即从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它是由运用短语结构规则，次范畴化规则和词汇掺入规则而得到的）再由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演绎的过程。其具体步骤是这样的：

句法的基础部分用一套范畴规则生成短语标示，短语标示中插入词库中的词汇元素后得到深层结构，以 The boy heard the shooting of the lion 为例，它的深层结构是：



深层结构一方面输入转换部分，经过转换规则得出表层结构，然后用普遍语音符号作形式描写；另一方面输入语义部分，根据投影规则（语义规则）对它作普遍语义符号组成的形式描写，包括对每一个词确定义项、义素、选择限制等，并自下而上地进行合并，凭借词的语法范畴特征和语义特征，确定它们对意义理解有决定作用的句法功能，检验句子在意义上是否靠得住，并理解意义。例如，of the lion 是有歧义的，因为 of 有表示描写关系和支配关系两条路

线,但 shoot 的选择限制指示它只能是人的行为,这就排除了 of 的描写关系意义。因为 lion (狮子)是不可能 shoot 的行为的。可见,完整的生成语法可以说明人们的语义解释能力,即语言直觉。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把 lion 换成 hunters,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因为 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本身有歧义,因而它只能是一个表层结构。通过转换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由两个深层结构转化而来的:一个是 NP-Aux-V,即 the hunters shoot,表层 of 的后面就是 NP;一个是 NP₁-Aux-V-NP₂,即 they shoot the hunters,表层 of 的后面就是 NP₂。可见,生成语法不仅能通过语义规则对深层结构的形式描写确定合格的语义组合,防止“非句”的发生,而且对于由于表层线性排列的特征而使句子不同层次纠缠在一起的歧义句,也能通过转换规则找出不同的深层结构,排除歧义。

“深层结构”的基础

纵观语言研究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研究语言,其结论是不同的。被流行的语言哲学忽略了的语言性质,往往成为孕育新的语言革命的种子的沃土。这种现象是发人深思的。结构语言学正确地批判了历史比较法只注意语言个别单位发展过程的原子主义方法,因为语言发展的时间过程本质上是语言空间结构的多元实体互相作用的结果。语言的性质是由语言的空间结构决定的。然而,结构主义抓住的语言总体又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是一个总括了语言单位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的分布关系总和,它仍然只是一个平面上多点的簇。而语言并不是象它的表层的线性排列所显示的那样一个平面。它是以内在外在全方向关系存在的立体网络。一种语言表层语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内部系统关系(如音素、音位、语素、直接组合成分及

其相互关系),而且取决于它的外部系统关系(如语义结构、语法场等)。一个表层语言单位只有放在内、外系统的全部关系中研究,才能暴露它的全部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乔姆斯基针对结构主义的时弊提出的关于语言行为和语言能力相互关系的理论包含着合理的进步的因素。他认为,语言行为的研究只有与生成语法相结合,在语言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果。语言能力是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语言学在原则上只限于对材料加以分类组织,从所研究的一堆话语中“抽出句型”描写语言习惯或习惯结构,这才真正阻碍了语言的现实行为理论的发展。乔姆斯基的观点反映了当代语言研究要求在心理深度上发展的愿望。

语言是具有多重性质的复杂的实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语言有心理、生理、物理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语言 and 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详细论述了“形成中的人”的语言产生过程,指出语言是从发音器官发出的。脑髓和意识、语言的产生有密切联系。而脑髓正是人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的发生器。

现代神经心理学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了人脑机能系统在话语形成和理解中的功用:人脑是能力非凡的语言发生器、语言过滤器、语言译码器。它能生成、选择和有条理地输出无限多的语言成分。没有人脑这种能力,语言信息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传递。因此,语言不可能不具有心理属性。这种属性就是建立“深层结构”的基础。

毋庸置疑,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他完全排除语言的生理、物理和社会属性,使深层结构带有浓厚的唯理主义色彩,因此招来了许多非难。苏联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生成

语言学是企图“复活被马克思主义驳倒了认为人们的心理才能是一种纯生物现象的理论”。他们主张“语言学中的唯物主义”“打退力图占领理论语言学前哨阵地的唯心主义的进攻。”⁽⁵⁾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心理现象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脑和客观现实的相互作用发生的。它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承认心理的社会属性的决定作用,是因为它使人的心理具有许多为动物心理所没有的本质特征。但人的心理是从动物心理这一自然基础发展来的。只要人的心理器官在心理发生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只要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仍然存在,心理活动就总是遵循着某种自然规律进行的。心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互为因果、互为存在的条件,因此人类才不仅能反映自己周围的一切,而且能思考、理解和改造周围的一切,甚至思考自身。

“深层结构”在生成语法中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来处理的,但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它的物质形式是人的神经生理信号。心理语言学家做了一系列旨在实际检验乔姆斯基理论的实验。他们曾让测试对象听了一段话以后,再听一句测验句(它和前面听的那段话的某一句子或者完全相同,或者意思略有改变,或者意思不变而结构改变)。结果发现,在毫无间歇的情况下,试验对象能听出测验句在意思和结构上的变化;经过四十六秒后,试验对象还能听出意思上的变化,但却辨别不出结构上的变化。这说明在记忆中保存的是句子所包含的意思,即其深层结构。语言的意义和形式是分别储存在人的记忆中的。

“深层结构”的价值

语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矛盾,是贯穿于整个语言交际过程的根本矛盾。生成语法学派对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数次

剧烈的转变,逐渐认识到忽视语义,不可能对语言的内在性、生成性和普遍性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乔姆斯基坚持纯句法的研究,他的语义投影规则,把词汇的语法特征(词类和语境)和语义特征(词语搭配规律)都独立于句法,作为语义部分的词汇问题来处理,可是实际上所谓纯句法的“深层结构”已经只是一个假定的空架子。前面提到过的 they shoot the hunters 和 the hunters shoot 两个深层结构,实际上说明了一种潜在的语义结构关系,即动作和动作者、动作者和受动者的关系。句法和语义的相互渗透,在乔姆斯基的语法体系中是一个欲盖弥彰的事实。深层结构的建立促使当代语言学重新重视语义的研究,这是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⁶⁾。

不少语言学家认为,所谓“深层结构”就是语义内容,不是语法。它并没有表示语法规则。因此,所谓语法的“深层结构”是不可信的。英国语言学家哈斯嘲弄地说: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人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某一样东西,其实他们所发现的是另一样东西。哥伦布以为自己发现了印度,哪晓得他所发现的是美洲⁽⁷⁾!

我们以为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首先,对“结构”这个术语不可理解得过于狭窄,正象我们对“语义”这个术语不可理解得过于单纯一样。任何一种语言的结构就是一个体系。对于语言结构体系的任何一个单位,只有在考虑到它和同一语言中其他单位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时才能充分说明。“深层结构”的概念就是以这种关系为依据的。同样,作为语言符号的句子里的词,虽然是各种各样的意义单位,但是一个句子的总的意义,并不是组成这个句子的所有符号的意义连续相加之和,而是由这些符号形成直接组成成分之后,分层发生组合关系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所说的“语义”应该包括:

(1) 语言符号的外延意义,即“所指”。

(2) 语言符号之间的互补意义。如“读书”的“读”和“读报”的

“读”意思就不同,因为互补关系不同。

(3) 语言符号的联想意义,即一个词与其他词在内容上或形式上的联系。

(4) 语言符号之间的分层组合意义。如“他很看了一些书”,首先是“一些”和“书”组合,接着是“看了”和“一些书”发生关系,然后才是“很”和“看了一些书”发生关系,最后主语和谓语发生关系。

(5) 语言符号的内涵意义,即词所包含的说话人的感情、意志等等对词的评价。

由此可见,语义信息决不是孤立的。它是以由上述五个方面所显示的一个有规律的一层一层的概念网络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深层结构”就是以这样的“语义”为基础的。

其次,深层结构并不是研究者的臆测,而是语言中现实关系的反映。问题在于语法理论不能仅限于描写语言的表层,而应进一步,从表层到深层。理由很简单:单纯的结构上的组合只提供可能性,语义上的组合才具有现实性。一个语言结构公式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能反映语言事实,能生成合格的短语或句子,这就需要对词与词的语义组合规律加以研究。一旦我们发现了语义组合的类别及其配合规律,语义问题就转化成语法规则系统可以控制的问题⁽⁸⁾。“深层结构”理论的科学性正在于它既看到了词义的聚合关系(纵的关系),又看到了词义的组合关系(横的关系),并从词义的组合关系看到了词语选择对组词造句的决定意义,规定了词语的严格次范畴化规则和选择规则。这就指明要选用哪些词才能通过句法关系,构成在语义方面合格的组合。

“深层结构”的建立,导致对词义组合的研究,这是语法深化的表现。它使当代语言学家认识到:随着句法研究的发展,组合研究的深入总是要求在聚合方面作更深入细致的语义分类,以发现组合规律,概括句法格式。

其三,在日常交际中,交际各方关心的只是语义表达清楚。说话者含义的表达超过任何语法形式的重要性。只要对方能够理解,即使是一个副词也可以成为陈述的主体。如“也许。”“不一定。”“偏不!”日常英语中常有这样的表达:

“Is he coming too?” **“Perhaps not.”**

“Bob will take it for you.” **“No, not him.”**

甚至还有这样“超短式”的表达:

Economy! Comfort! Efficiency! Everything!

用信息论的观点来看,交际各方已经达成的默契,是交际时已储备在语言结构深层的信息。与之相应的表层成分则不再提供信息,应该省去。正由于有了深层结构的依托,人类的语言运用才显得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尤其在口语对话中,由于情境具体微妙,加上种种副语言形式的补充(如语言的速度、节奏、音域、发音的方式、表情、甚至眼神等等),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语言深层结构的内涵也更丰富。句法成分的省略完全打破了语法学家的句子概念。在语言表层一掠而过的生动精练的现象,如果离开了深层结构理论就无法解释,甚至判为病句。我们也就难以揭示人类理解语言的奥秘。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层结构”引起了心理语言学家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大量实验确认:把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句法理论看作是语言应用模式,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语义信息比句子结构更重要得多。

其四,思维和语言是“思维·语言”这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思维是统一体的内容,语言是统一体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分层同词或词组、句子、复句或句群发生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深刻影响着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使人们有可能从不同民族的语言、千差万别的语言现象中,归纳思维的普遍的语言形式。“深层结构”就是这种思维的普遍的语言形式。正是它沟通了隐藏在复杂的语言表层结构后面的说话人听话人的思想,使说

同一语言的人们,依靠语言直觉就能识别千变万化的表层语流。“深层结构”理论的建立,已经引起了人们深入探索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本质联系的浓厚兴趣。一门新的边缘学科——自然语言逻辑正方兴未艾。逻辑学科建立了一系列非标准逻辑,如时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学科建立了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这一系列科学研究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描述高度发展了的现代人的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更好地把握语言结构内在和外在的普遍联系。语法研究发展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深层结构”的局限

乔姆斯基关于“深层结构”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在本体论上被浓厚的唯理主义色彩紧紧包裹着,在方法论上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还很不成熟。

乔姆斯基肯定了语言的心理属性,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他完全排斥语言的社会属性,过分强调了人类大脑中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的确,现代科学研究已证实脑子同语言有密切关系。科学家们观察到动物生出来的时候,脑子里已有了固定的电路。这些电路告诉它们在怎样的情况下应该有怎样的行动。因此我们有理由设想: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那样强,也是生下来的时候,脑子里的电路就指挥他们注意什么样的声音重要以及声音间的关系。但是,人脑本身不只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人脑不同于动物脑子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人脑发展速度快。猩猩在刚生下来时脑子已相当完整,其重量占成熟脑子的二分之一。而初生婴儿的大脑重量只占成熟人脑的四分之一,而且各种神经之间的线路还没有连接起来。人脑结构和机能是受后天社会环境的支配才完善起来的。印度发现的狼孩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由

于从小脱离了人的社会环境,他的大脑反映外界的机能已在动物群中定型。当他回到人类社会时,尽管得到为表现出先天普遍的语言能力所需要的相应的刺激,他仍不能掌握语言。正象种子需要肥沃的土地,人脑机制的完善,必须有社会环境的刺激。一旦被剥夺了语言、思想交际的社会环境刺激,人的语言能力也就衰弱殆尽。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人的社会本质高于生物学范畴。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包括语言)不是用遗传代码的形式传下来的,而主要是在社会环境中传承的。

我们还应指出,人脑只是人的心理器官,是心理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它自身还不能产生心理活动。人的心理发展是由外部世界,其中主要是由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反映者。心理语言学家对儿童掌握语言作过大量观察。他们发现儿童掌握形素的过程,同形素出现的频率或语音形式无关,而与形素反映的客观现实有关。如学习英语中表示复数的-s要比和它同音的动词单数第三人称词尾学得早一些。总之,语言能力是潜在的,它的基本性质是生理、心理的。但语言能力的形成离不开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语言能力的外化,只有在能动地反映现实和积极的交际过程中才有可能。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语言研究就会钻进抽象形式的牛角尖,与活生生的语言现象乃至社会生活脱节。

由于完全排斥语言的社会因素,忽视交际环境,“深层结构”理论在解释语言现象时必然遇到困难。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该语言中的用法。”语言学家弗斯也说:“每个词当它用一个新的上下文时,它是一个新词。”这些话虽然不无偏颇,但都说明了语言环境对理解语言的重要。语法是一种语言表达各种思想的形式归纳。思想总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形成的。俗话说“触景生情”。思想是从一个背景上发展出来的。思想,因而是语言,离开了背景往往不可理解。这背景包括句子出现的上